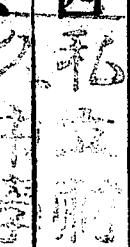


貞觀政要卷第五

論仁義十三

論忠義十四



論孝友十五

論公平十六

論誠信十七

仁義第十三

凡四章

貞觀元年太宗曰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爲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於一時敗亡亦促既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爲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黃門侍郎王珪對曰天下凋喪日久

陛下承其餘弊，弘道移風，萬代之福。但非賢不理，惟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賢之情，豈捨夢寐，給事中杜正倫進曰：世必有才，隨時所用，豈待夢傅說，悅逢呂尚，然後爲治乎？太宗深納其言。

愚按：太宗卽位之初，知古帝王以仁義爲治，欲以誠信行之，此其所以致貞觀之盛也。然嘗聞之，正其心，修其身，而達之於家國天下。此二帝三王仁義之事也。心未必正，身未必修，而其愛人利物之功，禁暴止亂之效，亦有補於當世。此齊桓晉文假仁義之事也。太宗芟除禍亂，身致昇平，可謂偉矣。然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有慚德。凡魏徵之所諫，太宗之所行，不過龜勉於仁義之功而已。故雖有志於三王，迄未能大異於五伯也。王珪謂非賢不理，惟在得人，斯言是已。

然所謂得人者，必得周召孔孟其人，而後可也。夫苟得周召孔孟，而用之，則能施其致君澤民之術，盡其格心養德之方，而仁義之全體備於君身，仁義之大用周於天下後世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謂亂離之後，風俗難移。比觀_{比音}百姓漸知廉恥，官人奉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爲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愚按：風俗有古今，人心無古今。人心之不如古，以風俗之不如古也。然欲美風俗者，則在於正人心，人心正而風俗美矣。太宗謂比觀百姓漸知廉恥，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斯言也。

其魏徵勸行仁義，略效之時乎。夫太宗之所行，不過仁義之似而已。其明效大驗，如此況於真知實踐，正己以正人心者乎。

貞觀四年，房玄齡奏言：今閱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太宗曰：飭兵備寇，雖是要事，然朕惟欲卿等存心理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爲甲仗不足？爲去以至滅亡。正由仁義不修，而羣下怨叛故也。宜識此心，常以德義相輔。

愚按周頌之美武王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下武右文。信矣。武六字之能保天下也。太宗身履行陣，芟除羣雄，卽位四年，謂不以甲仗之備爲美，戒廷臣以德義。

相輔亦信矣。其能保天下之道歟。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游，仁義積，則物自歸。人皆知畏避災害，不知行仁義，則災害不生。夫仁義之道，扶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令平聲，後同。若斯須懈怠，去之已遠，去如猶如飲食資身，恆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頓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唐氏仲友曰：仁義是帝王之道，然必如中庸九經與大學自誠意達之，明明德於天下，方爲醇粹。太宗言仁義本乎魏徵之勸，然所謂仁義，乃在制度紀綱而已。

愚按太宗之言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游、仁義積則物自歸之、此言真善喻也、謂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如飲食、資身、恆命腹飽、此固欲不怠乎仁義者、然不知仁義乃吾心固有之理、孟子所謂根於心者也、又何待思之在心哉、

字、
音律非率如字
又朔律反

論忠義第十四 凡十

馮立馮翊人 武德中爲東宮率音律唐制東宮置左右率府掌兵仗宿衛之政

令總諸曹之事甚被隱太子親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立嘆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去於是率兵犯玄武門苦戰殺屯營將軍敬君弘人絳州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遁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

曰數上聲汝昨者出兵來戰大殺傷我兵將何以逃死立飲泣而對曰飲去聲立出身事主期之効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歔欷上音虛下音悲希悲嘆貌不自勝平聲太宗慰勉之授左屯衛中郎將去聲後同唐制掌宿衛之屬立謂所親曰逢莫大之恩幸而獲免終當以此奉答未幾突厥至便橋率數百騎與虜戰於咸陽殺獲甚衆所向皆披靡太宗聞而嘉歎之時有齊王元吉府左車騎郎將呂衡將去聲史作呂世衡王師不振秦府護軍

此或音誤舊史
馬之傳作元

謝叔方萬年人率府兵與立合軍拒戰及殺敬君弘中郎將呂衡將去聲史作呂世衡此避太宗諱除世字王師不振秦府護軍

見文忠

卷五 忠義

尉唐制掌宿尉遲復姓名恭以字衛之職行朔州人爲劉武周將武德初舉地降爲右府統軍後從討隱巢有功封鄂國公卒贈徐州都督乃持元吉首以示

之叔方下馬號泣號平聲去聲拜辭而遁明日出首聲太宗

曰義士也命釋之授右翊衛郎將唐制掌供奉侍衛之職○按通鑑武德九年六月馮立聞建成死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

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敬君弘

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與呂世衡大呼而進

皆死之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欲攻秦府

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宮府兵遂潰萬徹亡

入終南山馮立遂解兵逃於野高祖旣赦天下馮立

謝叔方皆自出萬徹亡匿屢使諭之乃出秦王曰皆

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馮立後授廣州都督卒于宣

敬君弘後贈左屯衛大將軍呂衡贈右驍衛將軍

屈陘直王府官

名

唐氏仲友曰若立者所謂一心可事百君忠義勇敢兼有之觀其於隱太子之死能不避難然君弘

世衡旣死則解兵而去不爲己甚則異乎徒勇者蓋可知也然立之與叔方俱可謂見危致命者矣較其人品叔方

其立之亞歟

愚按馮立之言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此子路所謂食焉而不避其難者也謝叔方亦有慷慨殺身從容受死之意二人雖皆受爵然亦可謂忠義也已太宗旌之此正興王之所宜然也若薛萬徹亦可謂忠於所事始焉與馮謝無異也然知進而不知退終以邪謀就誅寧不有愧乎史臣是編書馮謝於忠義

之首萬徹乃削而不書厥有旨哉

貞觀元年太宗嘗從容

切言及隋亡之事慨然嘆

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

音清本作志

史見文忠

卷五 忠義

也。思廉時在洛陽，因寄物三百段，并遺其書曰。遺去
聲或謂舊史思卿忠節之風，故有斯贈。初大業末，思廉爲隋代王侑侍讀。代王侑，隋元德太子之子，煬帝十三年南巡，以侑留守長安。高祖克長安，立侑爲帝。及義旗剋京城，時代王府僚多駭散，惟思廉侍王不離其側。離奉兵士將昇殿，思廉厲聲謂曰：唐公高祖初封唐公舉義兵，本匡王室，卿等不妄無禮於王，衆服其言。於是稍却，布列階下。須臾，高祖至，聞而義之，許其扶代王侑至順陽閣下。思廉泣拜而去，見者咸歎曰：忠烈之士，仁者有勇，此之謂乎！

咸或謂舊史思廉傳作感

壯當作正易大畜辭

張氏九成曰：君子以仁存誠，以義爲勇。白刃狂前，不能懼凶，暴之氣不能憚。蓋不枉力之武，由忠義之壯也。觀隋之亡，亂兵入京，侍臣駭潰，思廉以微軀奮不顧，以全君親之生。卽甲兵之眾，顧輕於一言哉？誠以仁在其中也。易曰：能止健，大壯也。惜乎大厦傾而一木不支矣。懷懷風義，激懦夫之云爾。唐氏仲友曰：姚思廉節義學問之士，孟子論爲人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思廉之謂歟？學問惟寡欲，能精節義；惟寡欲，能立。

說見第

四章

通鑑係武德九年考異曰：貞觀年據此年七月，魏徵爲諫大夫，宣慰山東王珪受命太上委質東宮，出入龍樓，垂將一紀，前宮結纍。

見文良

卷五 忠義

本爲黃門侍郎
奉建成元吉恐
在後

崇當作常

事君之君當作
居據左氏送往
事居之語

得兼清本作兼
得今據孟子立

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亾甘從夷戮負其罪戾
道冠前王冠去杭徒竭生涯音牙將何上報陛下德光四海
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一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疇昔
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君之禮宿草將列未申
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於葬日送至墓所

太宗義而許之於是宮府舊僚吏盡令送葬令平聲

從舊本可孟子
作者論斷清本
作斷論

之論斷托焉皆管仲不死於子糾而相桓公子
貢子路以問夫子夫子稱其功論語集註引程子之言因論管仲而及於王珪魏徵之事朱子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斯言盡之矣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忠臣烈士何代無之公等知隋朝誰爲忠貞王珪曰臣聞太常丞卿之佐也元善達在京留守見羣賊縱橫縱平聲遂轉騎遠詣江都諫煬帝令還京師令平聲既不受其言後更涕泣極諫煬帝怒乃遠使追兵身死瘴癘之地有虎賁郎中黃音獨孤盛獨孤復姓名也在京宿衛宇文化及起逆盛惟一

身抗拒而死。太宗曰：屈突通爲隋將，屈區勿切、將去
聲後同、屈突、虜複姓，通名仕，隋爲虎賁郎將。初，代王遣通守河東，高祖兵圍之，通守節不降，後被擒，帝勞之，泣曰：「臣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爲本朝羞。帝曰：「忠臣也。」授兵部尚書，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以東略屬公，如何？」通曰：「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貴共國家戰於潼關。在今華州華陽縣，隸陝西省聞京城陷，乃引兵東走。去聲義兵追及於桃林。今陝西桃林縣，隸河南朕遣其家人往招慰，遽殺其奴，又遣其子往，乃云：「我蒙隋家驅使，已事兩帝。」今者吾死節之秋，汝舊於我家爲父子，今則於我家爲仇讎，因射之。」其子避走所領，士卒多潰散，通惟一身。

向東南慟哭盡哀，曰：「臣荷國恩，荷去聲任當將帥，智力俱盡，致此敗亡，非臣不竭。誠於國，言盡追兵擒之。太上皇授其官，每託疾固辭，此之忠節，足可嘉尚。」因敕所司採訪大業中直諫被誅者，子孫聞奏。

唐氏仲友曰：屈突通不死於稠桑，更盡力於唐，尚得爲節義乎？曰：隋運已亾，河東之守，力戰不屈，天命有歸，通如之何？斬家奴，射其子，兵敗力屈，而後擒，亦足以報隋矣。商之亾也，雖如箕子、猶陳洪範封朝鮮，而欲責人以必死，不亦難乎？若通之竭力於所事，亦足以爲節義矣。

愚按：太宗稱獎隋世忠義之臣，於文臣則姚思廉，於武臣則屈突通也。或曰：二子隋臣，而仕於唐，國人皆不能死，可以爲忠臣乎？愚應之曰：否，不同也。思廉仕隋不過諸王，講讀之官耳。於軍

國之重事、社稷之大計、固不與聞也。國亡、諸人皆去、思廉獨不去、呵叱亂兵、辭嚴義正、又能扶掖舊君、泣拜而別。其後代王竟得善終。思廉講讀調護之職、可謂無負矣。曷爲而死哉。至於通則不然。通仕隋文、已躋貴顯、迨乎煬帝尊寵加隆、楊諒玄感之亂、嘗立大功、名聞天下。煬帝南行、付以關中之任、身受重寄、手握彊兵、國人師敗、通安所辭。其死哉、竝二子之事觀之、庸夫能斷其是非矣。然則太宗之獎忠義、其得於思廉而失於屈突乎。

貞觀六年授左光祿大夫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始建成兄弟、闖閒太宗、帝惑之。叔達極意救辯。及建成誅。高祖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禮部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

尚書因謂曰：「武德中、公曾進直言於太上皇。」層音明朕有克定大功、不可黜退云。朕本性剛烈、若有抑挫、恐不勝憂憤。聲平以致疾斃之危。今賞公忠譽、有此遷授。叔達對曰：「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誅戮、以至滅亡。豈容目覩覆車、不改前轍。臣所以竭誠進諫。太宗曰：朕知公非獨爲朕一人、後同實爲社稷之計。」

胡氏寅曰：人臣之義、無私交。而況藩王與太子、有隙之時乎？言所左右、疑所集也。而陳叔達無是心。特以秦王有功、不可黜。恐生後悔。是皆天下之公論。亦初無贊。高祖廢立之意、於秦王非私交也。以叔達端良、自遠在親近之地、苟欲致遷、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直言、是以危疑向背、誘臣下。

爲君道哉

愚按時平先長嫡世亂先有功陳叔達當時之直言意固有在矣誠公論非私計也太宗於是臨御已六年矣揚其忠譽而遷秩之雖用時其人而心若私也言者心之聲可不慎哉

貞觀八年先是桂州今仍舊隸廣西都督李弘節以清慎聞及身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乃宣於朝曰此人生平宰相皆言其清聲去今日既然所舉者豈得無罪必當深理之不可捨也侍中魏徵承聞言曰聞去陛下生平言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爲國盡忠爲去聲清

偷清本作渝奏
議同似勝

貞慎守終始不偷屈突通張道源而已張道源并州人初守并州

賊平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家屬以賜羣臣道源曰福無常安利人之亾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爲也更資以衣食遣之家通子三人來選去聲有一匹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沒後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爲有罪未爲如字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旁責舉人雖云疾惡不疑是亦好善不篤好去臣竊思度待洛未見其可恐有識聞之必生枉議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到切遂聞此語方知談不容易以最並

枉諫錄作橫音
近相誤聞諫錄作有理

見文更

卷五 忠義

勿問之其屈突通張道源兒子竄各與一官

舊本章附直

諫類今

附入此

道清本作通則此或闕張道之二字

愚按臯陶之稱堯舜有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蓋善善之意長惡惡之心短也太宗知屈突道

源之善而不能錄其子弟聞弘節曖昧之過則遽欲罪及舉官此豈唐虞賞罰之道乎向非魏徵之言亦足爲太

宗君德之累矣

貞觀七年太宗將發諸道

唐分天下爲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

九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劎南十曰嶺南皆因山川形便而併省之也黜陟使

去聲後同將命而出掌黜陟使

畿內道唐建都之地即關內道也未

有其人太宗親定問於房玄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

可充使右僕射李靖曰畿內事大非魏徵莫可太宗作色曰朕今欲向九成宮亦非小寧可遣魏徵出使朕每行不欲與其相離者適爲其見朕是非得失

不可古寫本作聲公等能正朕不可因輒有所言大非道理乃卽令

李靖充使

令平聲按通鑑貞觀八年太宗欲分遣大臣爲諸道黜陟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

上曰徵歲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疾苦禮高年振窮乏褒善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睹與此小異

善下綱目有良

字此似脫

愚按太宗嘗問羣臣魏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對曰亮才兼將相非徵所及斯言是已然嘗論之太宗有餘於才而不足於德勇於敢爲而不能不爲當時能攻其所短救其所偏惟徵

兼
賈清本作資

人而已、使徵生於三國之時、未必能勝武侯之任、然使武侯生於太宗之時、不過爲徵之所爲耳、故以唐之時勢觀之、則二子政未易優劣也、李靖之才、兼資文武、非徵所能及也、然貞觀之時、可以無靖、不可以無徵、何也、蓋靖之才能、不過增太宗之所有、餘徵之諫諍、乃能補太宗之所不足也、是以畿內之使、太宗寧使靖而不使徵、豈非自知之明哉

貞觀九年、蕭瑀爲尚書左僕射、嘗因宴集、太宗謂房玄齡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此日、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眞社稷臣也、乃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瑀拜謝曰、臣特蒙誠訓、許

誠清本作忠似
誤諸史傳皆作

臣以忠諒、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舊本此章首曰、貞觀中、與第五章合爲一章、今按通鑑標年附入于此、又按史傳、魏徵曰、臣有逆微持法、自恕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使瑀

不遇陛下、庸自保邪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二心於己、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二、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人君以此取入、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唐氏仲友曰、若以隱巢之事、不可以利、怵死懼、亦可以爲社稷臣矣、然太宗此言、蓋亦有爲、瑀初、以切諫房杜、廢、又以痛劾房杜、罷至此、復參知政事、太宗賜詩、欲羣臣知委任之意也、魏徵之言、亦以發明、太宗之意、若以瑀較楊子雲、近世社稷臣之論、則猶有愧云

寔清本作實

愚按武德季年高祖立秦王爲皇太子竟滅於瑣之言瑣以躁狹之量剛勁之氣罷黜者三而卒預大政太宗寔能容之者豈非念夫此耶嘗劾奏魏徵之過矣今觀徵所言若未嘗有隙者所謂以義相與不以少嫌置胸中徵之謂矣然可不謂尤賢乎

貞觀十一年太宗行至漢太尉楊震墓
學明經諸儒稱爲關西夫子漢安帝時爲刺史號清白吏後徵爲太常遷太尉爲內戚譏譖遣歸震曰死
者人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姦臣狡猾而不能誅傷
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飲酁而卒
其以忠非命親爲文以祭之房玄齡進曰楊震雖當
年夭枉數百年後方遇聖明停輿駐蹕親降神作
玉可謂雖死猶生沒而不朽不覺助伯起幸賴欣躍

不覺下數字似
有誤今名臣奏

於九泉之下矣伏讀天文且感且慰凡百君子焉敢
不勗勵名節焉於知爲善之有效

愚按太宗經異代名臣之墓親爲文以祭之是
可以見其惓惓於忠貞之臣矣異世相望且企
敬如此況凡百君子列于庶位者乎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名盡食
其肉獨留其肝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
而內懿公之肝於其腹中內納今覩此人恐不可得
特進魏徵對曰昔豫讓爲智伯報讐讓去聲後嗣豫
伯名瑞號襄子晉智宣子之後爲韓趙魏所滅欲刺趙襄子名無恤晉趙襄子之後之後

見文

卷五 忠義

子執而獲之謂之曰子昔事范中行氏平

春秋之世晉有范氏

中行氏與智氏韓氏魏氏趙氏爲六卿春秋之末晉公室卑六卿強各據采地更相攻伐貞定王十一年智氏魏氏趙氏韓氏共伐范氏中行氏滅之而分其地智伯盡滅之

智伯不爲報讎今卽爲智伯報讎何也讓荅曰臣昔

事范中行范中行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

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

事見史記趙世家

在君禮之而已亦何謂無人焉

愚按夫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事君如腹心夫子之言涵容孟子之言激切大槩忠臣義士何代無之在上之人有以感召之則狂下之人興起矣太

宗嘉古之忠臣以爲今覓此人恐不可得斯言固所以激勸天下忠義之士而謂世無其人則不可究魏徵引智伯豫讓之事以爲譬也雖然爲人臣者之分君之待我者或有未至而我之所以事君者其可不盡心乎

貞觀十二年太宗幸蒲州

今爲解州

因詔曰隋故鷹

擊郎將

將去聲隋制親侍置鷹揚府有鷹揚郎將後改副郎將爲鷹擊郎將

堯君素

魏郡

人燭帝爲晉主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及天下大亂君素所部獨全後從屈突通守河東通敗通誘之降君素責通不義卒無降心其妻誘之降乃引弓射殺之嘗曰大義不得不死後爲左右害往在大業受任河東固守忠義克終臣節雖桀犬吠堯

漢書曰桀犬吠堯堯非不仁特吠非其主耳

有乖倒戈之志

周書曰前徒倒

部舊本誤作郎
今清本正之

○見文良

卷五

忠義

戈言眾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也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爰踐茲境追懷往事宜錫寵命以申勸獎可追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愚按漢高祖赦季布唐太宗褒堯君素皆帝王盛德事也然合二子而論之則君素爲賢何也季布身爲楚將數窘沛公此人臣之常事國亡不能死而逃何足深取哉唐室方興兵精將勇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君素以區區一城之歛外無彊援徒以忠義激勵士卒自義寧元年至武德三年始終四載唐朝凡易數將僅能克之此不惟忠義可嘉其智勇才能亦古今所罕有也嗚呼難哉太宗不惟褒贈又訪錄其子孫忠義之士其有不興起者乎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梁陳

梁姓蕭氏

受齊禪陳姓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陳氏受梁禪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奏言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畱者惟尚書僕射袁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受隋禪羣僚表請勸進憲子國子司業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今爲建昌令建昌縣名今陞州屬南康路隸江西清貞雅操實繼先風由是召拜晉王友兼令侍讀平聲唐制諸王友掌陪侍遊居尋授弘文館學士規諷道義侍讀掌講導經學唐氏仲友曰古人云一心可以事百君其袁氏子弟之謂歟忠謹風操不忍負主誰不欲之爲人臣乎爲之者勉之而已

愚按梁陳於唐相距頗遠猶有招引名臣子孫之言太宗之意深遠矣岑文本謂隋師入陳袁憲有獨侍其主之忠王世充受禪憲之子獨不署名其弟又清貞雅操一門父子兄弟忠義傳家而不著聞向非太宗心存忠義之臣而興言及此非文本之公忠不掩人善如此則袁氏之忠節何由

著聞哉

貞觀十五年詔曰朕聽朝之暇觀前史每覽前賢佐時忠臣徇國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欽歎至於近代以來年歲非遠然其亂緒或當見存見音縱未能顯加旌表無容棄之遐裔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節子孫有貞觀已來犯罪配流者宜令平聲所司具錄奏聞

於是多從矜宥

舊本此章在刑法篇今附入于此

愚按太宗好賢可以爲至矣不惟尊榮其朝臣又能上及於前朝焉不惟登崇其一身又能下及於後裔焉是故祭比干之靈封楊震之墓褒贈君素之官爵錄用諸儒之子孫今也又詔周隋名臣之後配流者悉從矜宥則凡列在庶位者孰不知所勸乎宜其忠良之士彬彬輩出有以開二百年之休

運也嗚呼盛哉

貞觀十九年太宗攻遼東安市城今爲安市州隸鎮東高麗人衆皆死戰詔令辨薩延壽惠真等降音杭辨薩高延壽北都辨薩高惠真南部衆止其城下以招之城中堅守不動每見帝幡旗必乘城鼓譟乘平聲帝怒甚詔江夏王道宗高祖從兄第字

守臣節，賜絹三百匹，以勸勵事君者。

舊本此章與第十二章合爲一

章今按通鑑標年附入于此，又按通鑑太宗親征遼東，令李勣攻安市。安市人望見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勣謂克城之日，男子皆阤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久不下。江夏王道宗築土山於城東，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又衝車礮石壞其城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之。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頽壓城崩，城中數百人出戰，遂奪據土山而守之。諸將攻三日不克，上以天寒糧盡，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擣兵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繫百匹。

愚按遼東之役與前日義師有間矣。夫以太宗之英武戡定禍亂，於羣雄競起之日，天戈所指

夷貊不能擣其鋒，而晚年悉乃心力不能制服一遠國，何哉？退而嘉安市城主堅守之節，賞賜以旌之，以勵事君者，斯意固然。不若不黜武之尤全美也。

孝友第十五

凡五

司空房玄齡事繼母能以色養。去恭謹過人，其母病，請醫人至門，必迎拜垂泣，及居喪，平尤甚。柴毀，言毀也。太宗命散騎常侍劉洎就加寬譬，遺寢牀粥食鹽菜。遺去。

傳朱子孝經分經傳

愚按孝經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蓋天理根於人心，其發見於事親者，此理也。發見於事君者，此理也。忠孝豈二道哉？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未有事親孝而事君不忠者。修身，不可

以不事親，未有身不修而可以治國者。天下責房玄齡，唐之名相，而孝之至，固宜忠之盡也。且昔之以孝聞者，如閔損、王祥之類，皆繼母也。夫是之謂孝。玄齡其知此矣。

虞世南初仕隋，歷起居舍人、隋制掌書、王言動

中書

宇文

化及殺逆之際，殺讀曰弑其兄世基時爲內史侍郎。

隋改中書

爲內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號平請以身代死，化及竟不納。世南自此哀毀骨立者數載，時人稱重焉。

愚按虞世基兄弟出於吳中，嘗從顧野王學，一時文學才譽人比之。晉二陸入隋而俱登班列，世基與宇文化及之難，世南不愛其身求代，其兄其孝友可尚已。世南歸唐爲唐名卿，蓋其溫恭篤厚，出於天性云。

韓王元嘉

高祖第十六子也，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參定，同異當世稱之。

自觀

初，史作六年爲潞州刺史。

舊隸河東，今仍時年十五，在州聞太妃有疾。

太妃，韓王之母，隋大將軍宇文述之女也。爲昭儀，有寵。高祖卽位，欲立爲后，固辭不受。韓王以母有寵，便涕泣不食，及至京師，發喪，平哀毀過而爲帝所愛。

禮，太宗嘉其至性，屢慰勉之。元嘉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與其弟魯哀王靈夔。

高祖第十九子，韓王

律後以謀欲起兵，應接越王，貞父子事洩，自縊謚曰哀。

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己，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能及者。

自見文集

卷五 孝友

嘉或訛舊史書
王傳作嗟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也。多才藝，出爲刺史所至，閉閣讀書，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玄平曰：「王無年徙封。」貞觀七年，爲壽州刺史。壽州今爲安豐路，隸淮西屬高祖吳王。武德中初封吳王，武德六年封蜀王，八年不備。吾何以稱之？貞觀七年，爲壽州刺史。壽州今爲安豐路，隸淮西屬高祖吳王。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常衣布服，衣去聲示有終身之戚。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愚暗不盡知其能。惟吳王數與臣言，數音朔臣未嘗不自失。」太宗曰：「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閒平。漢河間獻王德，東平獻王蒼也。至如孝行，去聲乃古之曾閔也。曾閔，閔參閱。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妻徵女焉。令平聲妻去聲。擇也。」

愚按孟子言：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也。王孫公子之貴，其性豈與人異哉？孟子所謂其居使然也。觀太宗諸弟，若韓王元嘉、霍王元軌，天性之孝友、居處之儉約，操履之修潔，有一介之士所難能者，可謂賢也已矣。是尤見人性之初無爾殊也。彼皆不知者，乃自絕其天理耳。

貞觀中有突厥史行昌突厥阿史那氏，此因以史爲姓。行昌，其名也。貞觀中，有突厥史行昌，玄武、北方宿名。食而捨肉，人問其故，曰：「歸以奉母。」太宗聞而嘆曰：「仁孝之性，豈隔華夷？」賜尚乘馬。

正乘去聲，尚乘之官。武門玄武、北方宿名。取以名門也。食而捨肉，人問其故，曰：「歸以奉母。」太宗聞而嘆曰：「仁孝之性，豈隔華夷？」賜尚乘馬。

愚按十一直門之士，夷貊之人也，而有孝於其母之心，事聞於萬乘，獲仁孝之褒，優賜之厚，則有人心者孰不感發於孝乎？

公平第十六

凡八

太宗初卽位，中書令房玄齡奏言：「秦府舊左右未得官者，並怨前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已。」處上聲，分先並去聲太宗曰：「古稱至公者，蓋謂平恕無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堯舜廢之。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卒授舜。舜之子商均亦不肖，乃以天下授禹。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誅之。皆文王之子也。武王既克殷，封鮮于管，封度于蔡，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叔疑之，乃挾武庚作亂，周公承王命，遂誅武庚、殺管叔、流蔡叔。故知君人者，以天下爲公，無私於物。昔諸葛孔明、小國之相。去聲，諸葛復姓，字孔明，名亮，瑤瑤人，爲蜀

承猶曰：吾心如稱，與秤同，不能爲人作輕重。爲去聲，況我今理大國乎？朕與公等衣食出於百姓，此則人力已奉於上，而上恩未被於下。今所以擇賢才者，蓋爲求安百姓也。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故異情？凡一面尚且相親，況舊人而頓忘也？才若不堪，亦豈以舊人而先用？今不論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豈是至公之道耶？

貞觀元年，有上封事者，請秦府舊兵，並授以武職，追入宿衛。太宗謂曰：「朕以天下爲家，不能私於一物，惟

見文更

卷五 公平

有才行是任行幸聲豈以新舊爲差況古人云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

愚按書曰天視自我民聽天聽自我民聽天無視聽以民爲視聽一至公而已太宗踐祚之初首發至公無私之論古帝王憲大聰明用是道也房玄齡言秦府未得官者共怨前宮齊府左右之先己則曰用人惟才不論舊故不如是則私政府之士矣有請秦府舊兵授以武職追入宿衛則曰惟以才行是任豈以新舊爲差不如是則私政府之兵矣君天下者每以至公存心何往而不當於人心乎

貞觀元年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門出閣門後臨門校尉始覺尚書右僕射封

閻清本皆作閻
新舊史戴胄傳

同臨誤新舊史並作監
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刀入徒

二年罰銅二十斤太宗從之大理少卿少去聲卿之貳也戴

胄駁曰校尉不覺無忌帶刀入內同爲誤耳夫臣子之於尊極夫音扶不得稱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爲得理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撓法耶更令定議令平聲後同德彝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駁奏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

執議之議清本作奏舊史與此同

則爲情一也。爲如字而爲情生死頓殊，敢以固請。太宗乃免校尉之死。是時朝廷大開選舉，或有詐僞階資者。太宗令其自首。首去聲後同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詐僞者死，洩。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當卽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乎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昭音，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

舊唐書戴胄傳
載此文信下有難通，此文信下有五字不然文理。
若順忿違信之正之朕復何憂也

張氏九成曰：法者天下公其雖天子喜怒不得輕重。胄爲大理之議可謂用法平允矣。守所司之法，不顧天子之詔，救上之失，達君之聽，使四海取信民不冤濫爲吏若此國家何所患哉
唐氏仲友曰：書曰無虐熒獨而畏高明。蓋小人之情必虐熒獨而畏高明君子反是向無胄之言則太宗爲失刑背皇極之訓矣。其爲利害豈淺哉
愚按：封德彝隋之佞人也。及唐之興，以祕策而見用，遂移其所以事隋者。事唐勸用法律之說，若行，則仁義之效民生不觀於貞觀之世矣。今觀德彝與戴胄論無忌校尉之罪，用捨之間，其得失視仁義法律之說，未相輕重也。爲國在於用人，用人豈容輕哉？非戴胄執法之公，太宗從

善之速其不寬入者幾希矣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比見比鼻音隋代遺老咸稱高頗善爲相者相去聲後同高頗字昭玄隋之賢相煬帝以其忠諫爲謗謗誅遂觀其本傳去聲可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隋室之說當作護

安危繫其存沒煬帝無道枉見誅夷何嘗不想見此人廢書欽歎又漢魏已來諸葛亮爲丞相亦甚平直嘗表廢廖立字公淵武陵人蜀爲長水使者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仕蜀爲中都說於南中立聞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嚴聞亮卒發病而死故陳壽晉人撰三國志稱亮之爲政開誠心布公道盡

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卿等豈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賢者若如是則榮名高位可以長守玄齡對曰臣聞理國要道在於公平正直故尚書云周書洪範篇之如尚字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周書洪範篇之錯讀曰措孔子對魯哀公之辭今辭又孔子稱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錯讀曰措孔子對魯哀公之辭今聖慮所尚誠足以極政教之源盡至公之要囊括區宇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懷豈有與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尙清本作向似
訛奏議亦作尚

商或高之訛

七制之主文中
子之語謂高文
武宣光武明章

愚按昔傳說告商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
說攸聞太宗謂朕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
可慕宰相之賢者其有合於師古者乎前代帝
王之善者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降是則漢七
制之主是已前代宰相之賢者若皋夔稷契伊
傅周召是則蕭曹丙魏是已高頗之公平正
直亦可謂賢相矣惜昧於不可則止之義諸葛
亮王佐才也誠有古良相之遺風三代而下所
不常見太宗令相臣企慕之亦知人哉嗚呼二
帝三王之相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如武侯者斯
可矣

長樂公主樂音洛公主太宗第五女文德皇后所生
封長樂郡下嫁長孫沖也貞觀六年將出降謂下
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長音掌後同通鑑作永嘉
長公主乃高祖之女也魏徵奏言昔漢明帝欲封

其子帝曰朕子豈得同於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陽王
姊妹舊本作姊楚王英淮陽王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
妹者訛清本正嗣皆光武子之

天子之女爲公主旣加長字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
有殊義無等別彼列切若令公主之禮令平有過長公
主理恐不可實願陛下思之太宗稱善乃以其言告
后后歎曰常聞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聞
其諫乃能以義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妾與陛下
結髮爲夫妻曲蒙禮敬情義深重每將有言必候顏
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臣下情疏禮隔故韓非謂

妻清本作婦

之說難。韓非戰國時刑名之學者東方朔稱其不易。以歐切東方原人漢武帝時爲大夫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深所要急。納之則世治。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因請遣中使去賈帛五百匹。詣徵宅以賜之。

愚按易之歸妹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蓋謂王姬下嫁，位雖至貴，不事容飾也。娣媵以容飾爲事，而衣袂所以爲容飾者也。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以儉德也。太宗於公主之降，敕所司資送倍長公主。雖以后之所生母乃牽於愛而不節以制度乎？是道之以踰禮，越法矣。幸魏徵之忠諫，太宗之聽從，而文德皇后又從而褒賞之也。若后之德。

雖漢之陰馬亦不能及。可謂無愧周之任。

妣邑姜者矣。正家而天下定，后之謂歟。

刑部尚書張亮坐謀反下獄。亮爲相州刺史，假子公孫節，以讖有弓長之主。常別都亮自以相舊都弓長其姓，陰有怪謀。陝人常德告發其謀，并言亮養假子五百。太宗曰：正欲反耳。遣房玄齡謂曰：法者天下平，與公共爲之。公不自修，乃至此。將奈何？於是斬之，籍其家。詔令百官議之。後同令平聲。多言亮當誅。惟殿中少監少去聲，唐制殿中監事少監其貳也。李道裕奏：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殺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闕侍郎尚書之貳。令宰相妙擇其人，相去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可謂公平矣。當時

下當作子

雖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唐氏仲友曰：道裕譏張亮反形未具，太宗不暇省歲餘，乃以刑部命道裕。太宗可謂能改過。道裕可謂善議矣。

愚按：因李道裕譏張亮之獄，遂有刑部侍郎之除。不惟見太宗悔過之心，亦足見太宗擇人之術。又所以示天下以明慎用刑之意，開人臣以有過必諫之路也。唐之刑部、周官司寇掌邦禁之職，妙擇其人，而不輕授。帝舜之命，皇陶自此其選也。太宗是舉，寂善集焉。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專心政道。聞有好人，則抽擢驅使，而議者多稱彼者皆宰臣，親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爲形迹。古人內舉

不避親，外舉不避讎，而爲舉得其眞賢，故也。但能舉用得才，雖是子弟及有讎嫌，不得不舉。

雖當同本文作能

愚按：祁奚舉賢，不避祁午。謝安舉將，不避謝玄。大臣之用人，唯其公而已矣。苟得其人，雖子弟可也。況親戚乎？太宗謂侍臣曰：但雖舉用得才，勿避形跡。斯言當矣。異時或告魏徵阿黨親戚，太宗命案驗無狀，乃使謂徵曰：自今宜擇形跡，則又與斯言相戾矣。使非鄭公直言，不撓果得，以踐斯言，否乎？

貞觀十一年，時屢有閹官充外使。閹音淹，使去聲，後同。妾有奏事，發太宗怒。魏徵進曰：閹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易以鼓切浸潤之譖爲患特深。今日之明，必

無此慮爲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太宗曰非卿朕安得聞此語自今已後充使宜停魏徵因上疏曰臣聞爲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如字後同上烏去聲下近君子而遠小人遠去聲後同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粃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古音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賈音

善惡君子之小過惡鳥去聲謂之惡惡此則高蘭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屈原名平楚懷王大夫王信謫而不見用乃自沉汨羅江而卞和所以泣血者也卞和楚人得玉璞獻厲王王死繼之以血既識玉石之分又辯蒿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上此郭氏所以爲墟事見納諫篇史魚所以遺恨也家語曰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也生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其子以告公公曰寡人之過也命遽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其君也生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其君者也可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不謂直乎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叡志存泛愛引

用下舊本無之
字依清本補之

納多塗好善而不甚擇人好去聲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以爲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許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長音掌後同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爲國家者急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否隔否音批亂亾不卹將何以理乎且世俗常人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夫音扶後同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

共流善惡無別彼列切以告訐爲誠直以同德爲朋黨以之爲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爲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辯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非國家之福非爲理之道適足以長姦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欲悔之必得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少隸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既不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

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施平聲

後同

以古作

鑒施於己者也。鑒貌在水鑒己在哲人能以

鑒貌以下八字疑在上文而有脫語

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醜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吏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爲人君者可不務乎臣聞道德之厚莫尚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跡必鎮之以道德弘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既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

之人欲求垂拱無爲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如字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爲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由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潛夫論夫如字後漢王符字節信著書號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

行去

俗化今潛夫論
作化俗文理當

然順潛夫論作慎履作理此所引人君之理以下至復見于茲矣四百九字略取本書之文而聞有異字今特舉其形聲相似而存疑

令下之之清本無教之目從朱義

上聖無不務理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子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畜姦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敷堯以敬敷五教堯音泄舜臣名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而後任咎繇以五刑

皋陶同

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

凡立法者

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

以防姦惡而救禍患檢淫邪而內正道內讀曰納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化之養民猶工之爲麵豉也六合之民猶一麪也黔首之屬秦稱民曰黔首猶荳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耳遭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生也猶鑠金在爐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世之主誠

下淺潛夫論作
義文理當然
循當作脩潛夫
論可證

感本書作咸下
有懷字此似誤
釀字書釀也

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
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醇釀之俗
音驗言俗如酒味之和也復見於茲矣後王雖未能遵專尚仁義
當慎刑卹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
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_{王去聲}理國家貞觀之初志存
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_{上上聲}或有
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
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效忠頃年
以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_{見規諫篇註}而察見川中

代溫以川避高祖諱

之魚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
而強爲之辭_{強上聲}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_{惡烏聲}
後同探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
僞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
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已上有犯悉
令_{平聲}曹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
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
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
以爲多幸告許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姦於下

求細過而忘太體，行一罰而起衆姦。此乃背公平之道。倍背音乖泣辜之意。見封建篇註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故體論云：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去聲百姓不以我爲暴者，公也。怨曠飢引自夫淫至加也。五百三十字皆本書之文飢清本作饑遁或誤治要亦同。

亦可之下治要亦可之過重亦可之四字此脫可知

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

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爲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探平聲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凡聽訟，吏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眾共之，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出虞書又復加之以三訟，周禮以三刺斷

吏謀治要作決

伊藤弘朝曰：生或先之訛。惟孝治要亦作生。音註當在生下。

庶民獄訟之中、一日、訊羣臣、眾所善、然後斷之、是以二日、訊羣吏、三日、訊萬民。聲去、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爲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傳去、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怨讐者也、怨平、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盡忠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主不敢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

通上治要有不
字以主間治要有
爲之之二字敢
作放此脫誤

任詭治要作伍

道字下治要有
亂政皆王誅之
所之七字此脫

任明聽之耳、不使獄吏鍛鍊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折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漢淮南王安著曰、豐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見音、非不深且清、而魚鱉莫之歸也、故爲者以苛爲察、以功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訐多爲功、譬猶廣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夫賞宜從重、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

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
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
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
小國之相，去聲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爲去聲
況萬乘之主，天子畿內之地方千里，出車萬乘，故曰萬乘之主。當可封之日，
唐虞之世，比屋可封。而任心棄法，取怨於人乎？又時有小事不
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弭謗議。若所爲是也，聞於外，
其何傷？若所爲非也，雖掩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
莫若不爲；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爲之而欲人不知，言

者夫古寫本作在乎能通

忽焉下古寫本
有今罪已之事
未聞罪人之心
之十一字無爲
誤臣下數字最
不可讀古寫本
欲下有恨於當

桀紂以之亂，文武以之安，幽厲以之危，是以古之哲
王盡已而不以尤人，求身而不以責下。故曰禹湯罪
己，其與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亾也忽焉。左傳臧文仲
告魯君之辭
曩日，溫舒前漢人，嘗上書言獄吏之害，通曆曰堯定舜有誹謗之木，淮南溫舒恨於
爲之無已，深乖惻隱之情。實啓姦邪之路，溫舒恨於
臣聞堯有敢諫之鼓，通曆曰堯定舜有誹謗之木，淮南臣亦欲惜不用非所不聞也。

心而孚刑措之
十四世始知脫
文蓋此其合爲
惜又古廟本所
下無定理當
然司過之注迂呂
氏春秋已與本
文同但史作士
要之堯有以下
全用呂氏之文
銘呂氏淮南子
並作紹註欲戒
者搖其轡鼓之
月清本作幾大
戴禮作機孟襄

子曰舜立湯有司過之史淮南子曰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
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史淮南子曰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
銘太公述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
於几鑑盈槃爲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武王聞之退而爲戒乃書
銘出大戴禮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
以待下庶下情之達上上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
忠臣厚諫士斥讒慝遠佞人後同誠欲全身保親
武帝云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樂音洛
國遠避滅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統運縱未能上下
無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
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于違汝弼者也

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
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色故凡在忠烈
咸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懾服志意盈滿事
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空論忠讜而不
悅逆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塞往來行
路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由斯道爲人上者可不勉
乎臣數年以來每奉明旨深懼羣臣莫肯盡言臣切
思之自比來比音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其所
短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居自高龍鱗難犯枉於造次

造七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重竭重平
到切其道無因且所言當理當去未必加於寵秩意或乖
忤將有恥辱隨之莫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
朝夕塔墀事或犯顏咸懷顧望況疎遠不接將何以
極其忠款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祇可來道何
因所言卽望我用此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
以言之犯主嚴顏獻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
過若主聽則惑事有不行使其盡忠讐之言竭股肱
之力猶恐臨時恐懼莫肯效其誠款若如明詔所道

上乎假誤古寫

便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
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好去聲後同故齊桓好服紫而
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言上有好者下必有
意甚之夫以耳目之玩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
忠正之士千里斯應信不爲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
其實欲其必至不可得也太宗手詔曰省前後諷諭
省悉井切皆切至之意固所望於卿也朕昔在衡門尚惟
童幼未漸師保之訓漸音罕聞先達之言值隋主分
崩萬邦塗炭憊憊黔黎憊音庇身無所朕自一九之

憚憚危懼也

年有懷拯溺，發憤投袂，便提干戈，蒙犯霜露，東西征伐，日不暇給。居無寧歲，降蒼昊之靈，稟廟堂之略，義旗所指，觸向平夷，弱水流沙，今屬甘肅，竝通輶軒之使，去輶輕車也。被髮左衽，四夷之人也皆爲衣冠之域。正朔所班，無遠不屆。及恭承寶曆，寅奉帝圖，垂拱無爲，氛埃靖息。於茲十有餘年，斯蓋股肱罄帷幄之謀，爪牙竭熊羆之力，協德同心，以致於此。自惟寡薄，厚享斯休，每以撫大神器，憂深責重，常懼萬機多曠，四聰不達，戰戰兢兢，坐以待旦。詢于公卿，以至隸皂，推以赤心，庶幾

庚幾以下數字極爲不可讀按

明賴，一動以鍾石、淳風、至德、永傳於竹帛，克播鴻名。詔庶幾下有刑措，但頃年以來禍釁既極，又缺嘉偶，荼毒未幾，悲傷繼及凡在生靈，孰勝哀痛。常爲稱首，朕以虛薄多慚，往代若不任舟楫，豈得濟哉？感自爾以來，心慮恍惚，當食忘味，中宵發寢，是以三思萬慮，或失毫釐，刑賞之奉，寧錄於此。昔者恂齊獻知，資風牧以致隆，平翼善欽之八十九字，明賴下。

和羹、爾惟鹽梅，作舟楫，又曰：若作賜絹三百匹。

愚按春秋之世，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亾，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多篡弑，夫所貴乎聖賢者，以其見禮知政，而前知於未然之先也。善乎魏徵之言曰：闡官雖微，爲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之言。曰：闡官計不可不杜絕，其源厥後唐之中葉，盧爲子孫計，竟以官者而亂，及其末世，遂以官者而亾。徵之明見，雖周公季子何遠之有哉？太宗斯時正當著之爲令，俾後之子孫世世無得使官者與政，厥孫謀者邪？徵旣言闡官之禍，復上疏數千言，可也。乃不過停其充使，是特一時之計耳，豈貽

有覆契以康至
道然後文德武

功載勳之十

五字誤脫始得

補動以勒於之

訛爾又按古寫

本與此同而無

但頃至於此之

七十一字不知

元龜所引全用

政要之原文乎

今兩舉之

閣官之官清本

皆作宦官者之

官舊本作官者

誤今從清本下

皆同

今本次此篇狂

際何其盛哉

渥君臣相與之

誠信第十七 凡四 章

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去上太宗謂曰朕之所任皆以爲賢卿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佞者請陛下佯怒以試羣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太宗謂封德彝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爲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

封建篇下後人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爲人如此豈可堪爲教令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

四海上唐鑑有
御字此脫

范氏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四海之廣應萬務之微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治之虛己以待之如鑑役其獨智以先天天下則耳目心智之所及者其能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因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頗我以其真彼以其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辯而必行詐以試之哉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辯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夫爲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

所爲雖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儉邪者無自入矣。

愚按：昔夫子荅顏淵爲邦之間，終之曰：遠佞人。陶曰：知人則哲，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蓋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有所偏，則讒邪面諛之人乘隙而進，儻君心虛明旁燭無疆，則正邪自不能逃。吾水鑑矣，太宗謂君自爲詐，欲臣下真，是猶源濁而望水清，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真王言哉？

貞觀十年，魏徵上疏曰：臣聞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君臣父子，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若清本作居

真舊本誤作貞

清本正之

以忠。孔子對魯定公之辭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答冉子貢之文子。姓莘，名鉶，一名計然，濮上人，師事老子，著書十二篇，名之曰通玄真經。曰：同辭，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信，言無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德，爲下則危身。雖在顚沛之中，君子之勤，未覩克終之美也。昔貞觀之始，乃聞善驚歎暨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也。昔貞觀之始，乃聞善驚歎暨

八九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惡鳥去利雖或勉強有所容強上非復曩時之豁如譽謗之輩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便平謂同心者爲作彊直或下文當作同心今按舊史魏徵傳同朋黨謂告讦者爲至公謂強直者之十四字新史所載其次序亦同正臣之臣以音訛聽下本傳有讖字此似本傳作人此蓋脫新史亦有

謂之爲至公雖矯僞而無咎彊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讐者慮誹謗之尤正臣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讀曰熒惑視聽於大道妨政損德其在此乎故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爲此也爲去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

難去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所在危人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夫音扶今欲將求致理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疎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譽平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之所在可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潔之士行之與汙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此似勝

謀今荀子作慮鄙作邪無潔字東與慧同

直木之直當作枉若曲今荀子有此語亦誤作直

於傾敗，況內懷奸利，承顏順旨，其爲禍患，不亦深乎。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道大矣。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如何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行

伊藤弘朝曰：事氏穆伯攻鼓，城經年而弗能下。餽閒倫閒去聲、後同曰：鼓出淮南子高誘晉卿也。曰：鼓北翟也。惟孝曰：閒有作聞者非。

取似誤淮南子作使
之齋夫閒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折音舌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閒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閒倫下之，吾可以不賞之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之大夫，管仲、霸者之良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遠去，況乎爲四海之太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將有所間乎？若欲令

平君子小人是非不襍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聲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如字後同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私佞君子自强不息無爲之治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聲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太宗覽疏嘆曰若不遇公何由得聞此語按史傳係十一年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官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故徵上疏陳事帝手詔嘉焉於是廢明德宮玄圃院賜遭水者疏文比此章尤多

唐氏仲友曰徵論基於德禮保於誠信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由於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最中

太宗之病道德仁義禮儻皆以誠信行之則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豈至有善始之勤無克終之美哉愚按天下之理而已矣德者得此理者也禮者履此理者也而誠信者實此理者也魏徵之諫疏竝舉德禮誠信而言之其要主於誠信其間如太子管仲中行穆伯之言皆出於誠信而言之也夫誠信者實心也有德有禮而以實心行之則固善始而善終矣何憂於危亡哉徵之言於是乎知本矣

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卽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任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施平中國旣安遠人自服朕從此語天下大寧絕聲

城君長皆來朝貢掌音九夷重譯相望於道重平聲凡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任用豈不得人徵拜謝曰陛下聖德自天畱心政術實以庸短承受不暇豈有益於聖明

愚按先儒論學間以變化氣質爲先論克己以性偏難克爲始夫豈徒學者之事爲然哉大臣正君之道亦如是而已矣愚觀太宗天資英武明敏不患其不能爲而患其過於爲不患其不能斷但患其過於斷當貞觀卽位之初或勸其獨運威權或勸其攝服四夷此皆太宗之所已能所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者也魏徵獨勸以偃武興文布德施惠損其有餘益其不及茲非變其氣質而克其偏者歟甚矣徵之能正君也不然貞觀之治太宗何以獨歸功於徵哉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傳稱去食存信傳去聲孔子曰人無信不立竝孔子答子貢之辭昔項羽旣入咸陽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誰奪耶項羽引兵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房玄齡對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廢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紂狎侮五常武王奪之周書武王誓師之言今商王受狎侮五常項氏以無信爲漢高祖所奪誠如聖旨

愚按董子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宜修飾也先儒謂此因武帝何修何飾之間而言其意雖甚正惜其剖析未明使武帝知若何而爲仁若何而爲義其修飾之方又孰先孰後也

可爲仲舒惜。今觀太宗猶能以去食，擇信，語羣臣而玄齡之對，謂五常廢，不可誠是已。儻能一一而明辯之，使太宗知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必當反求默識，而擴充之，不亦善乎？愚於是復爲玄齡惜。

貞觀政要卷第五 緒

2 3 '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
番号 和22-2-114-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